

上部家族内斗
下部红颜夺爱

乱世中的烽火恋人企盼幸福
战火中三个女人的史诗传奇

争爱人、争家产、争权力
扫雪煮茶首部民国宅斗女人大戏



扫雪煮茶 著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一个嫁入大家族的年轻继母狠辣夺权却猜不到丈夫的真心
一个以为得到真爱的姨太太惨遭抛弃与继女的表哥暗通款曲后又削发为尼
一个追逐自由的十六岁少女被家族驱除默默守护的绅士情人设计夺她家产

下
绿了芭蕉
红了樱桃，
扫雪煮茶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 扫雪煮茶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2-2551-1

I. ①红… II. ①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8329号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著 者: 扫雪煮茶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龚 亮

封面设计: 粉粉猫 许一萍

责任校对: 张 翀

插 图: 猫君笑猪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65mmx235mm 1/16

字 数: 518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551-1

定 价: 50.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要
人物
介绍

俞芳芸：俞家九小姐，继承了母亲孔月宜的巨额财产。

俞忆白：俞家庶出的三老爷，俞芳芸的父亲。

胡婉芳：俞家三太太，芳芸的继母，俞忆白的太太。她是胡家的女儿，俞家大太太的妹妹。

颜如玉：俞忆白的姨太太，原名丘淑玉。曾经是芳芸的家庭教师，后来给俞忆白生了一个儿子谨诚。

岳敏之：美国回上海的“海龟”，李书霖的好友。

曹云朗：军阀曹大帅的儿子，和胡婉芳家关系密切。

俞敬亭：俞家大老爷，除了胡氏大太太，还有一个姨太太，和姨太太的感情更好。

大太太：胡玉芬，婉芳的大姐，和俞敬亭生了友诚、慕诚、倩芸三个孩子。

俞倩芸：俞家十小姐。

二太太：二老爷远山的遗孀，有明诚、十一小姐丽芸、秋芸三个孩子。李书霖的姑母。

俞丽芸：俞家十一小姐，李书霖的表妹。

俞远志：俞家四老爷，妻妾众多，孩子更多，四小姐茹芸、小儿子立诚是四太太亲生的。

俞茹芸：俞家四小姐。

唐珍妮：小电影明星，芳芸洋人表哥亚当的太太。原名唐宝珠，和李书霖关系暧昧。

李书霖：俞家的表少爷，富家独子，和岳敏之是好友。

亚当：芳芸的洋人表哥，受芳芸外祖家的嘱托，十分关照芳芸。

伊万、雁九：芳芸的保镖。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上部故事简介：

俞家三老爷忆白携妻颜如玉将子谨诚女芳芸升官回国。俞家为了拉回被排挤的三老爷的心，替他娶大老爷的姨妹胡婉芳为妻。


回到上海，颜如玉造芳芸的谣，芳芸在暗中使劲，引发胡婉芳和颜如玉的冲突。胡婉芳怀孕了，颜如玉为了压她一头，登报寻亲。芳芸去参加洋表哥家的舞会，被岳敏之吓哭了，两个人开始相互留心。颜如玉的寻亲启事招来了弟弟丘凤笙和未婚夫表哥宋三公子。宋三公子的纠缠让俞忆白觉得大失体面。颜如玉反诬寻亲启事是芳芸登的，俞忆白也觉得让女儿顶缸是最好的选择。

芳芸借机离家出走，托表哥的情妇唐珍妮替她找了房子住下，并由唐珍妮陪同去南京的寺庙里做法事。她们在去南京的火车上偶遇岳敏之，芳芸和岳敏之越来越合拍。

俞家的亲戚李书霖自命风流，得到机会勾引颜如玉，被谨诚撞破，惊动了俞家女人。老太太做主打发颜如玉离开俞家。颜如玉投奔弟弟，在找房子时故意和芳芸做了邻居。

俞家要分家，俞忆白发现谨诚没有上家谱，他大怒之下在家谱上删掉芳芸的名字。

曹云朗对芳芸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大太太一家推波助澜。芳芸对曹二少并




无好感，差点当面翻脸。不过她取得了继母的支持，胡婉芳劝她拖下去。

俞丽芸想抓住表哥李书霖，却用错了方法，让李书霖远离她。她在绝望中投向了曹三少的怀抱。

颜如玉再努也落了下风，她弟弟丘凤笙从美国回来，让她有了体面的娘家做靠山，丘凤笙替她出主意，让她劝芳芸回樱桃街。

芳芸不但没有让他们进门，还让保镖赶他们出去。曹二少开枪吓跑了颜如玉，他和岳敏之在芳芸面前针锋相对，各施所长，可芳芸心里还是向着岳敏之……





目录

| | | |
|-------|-----------|-----|
| 第四十五章 | 保鏢(下) | 001 |
| 第四十六章 | 肉票(上) | 007 |
| 第四十七章 | 肉票(下) | 015 |
| 第四十八章 | 鴻門宴(上) | 023 |
| 第四十九章 | 鴻門宴(下) | 031 |
| 第五十章 | 婚約 | 039 |
| 第五十一章 | 大老爺歸來(上) | 045 |
| 第五十二章 | 大老爺歸來(下) | 053 |
| 第五十三章 | 斗婢媼(上) | 063 |
| 第五十四章 | 斗婢媼(下) | 071 |
| 第五十五章 | 旧事 | 079 |
| 第五十六章 | 寿宴 | 089 |
| 第五十七章 | 彩蛋 | 099 |
| 第五十八章 | 丘七少要結婚(上) | 105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第五十九章 | 丘七少要结婚(下) | 113 |
| 第六十章 | 倩芸的心事 | 119 |
| 第六十一章 | 好久不见 | 127 |
| 第六十二章 | 就砸你家玻璃 | 135 |
| 第六十三章 | 鸡飞蛋打 | 147 |
| 第六十四章 | 一石激起千层浪 | 157 |
| 第六十五章 | 香饵 | 167 |
| 第六十六章 | 旧情人 | 177 |
| 第六十七章 | 选择 | 187 |
| 第六十八章 | 弟承姊业 | 197 |



Contents

| | | |
|-------|------------|-----|
| 第七十七章 | 二江春水回东流(中) | 275 |
| 第七十八章 | 二江春水回东流(下) | 285 |
| 第七十六章 | 一江春水回东流(上) | 265 |
| 第七十五章 | 很傻很天真 | 253 |
| 第七十四章 | 四太太的眼泪 | 245 |
| 第七十三章 | 余波(下) | 237 |
| 第七十二章 | 余波(上) | 227 |
| 第六十九章 | 小姐们 | 201 |
| 第七十章 | 娜拉(上) | 211 |
| 第七十一章 | 娜拉(下) | 219 |



第四十五章 保镖（下）

芳芸笑道：“曹大哥就是喜欢开玩笑。你把我们姨奶奶吓坏了。”

“哎呀，那可怎么好？”曹云朗故意皱眉，笑道，“我上回弄坏清妹的网球拍，特为买了个新的赔她。吓坏了令尊的姨太太，那——说不得也要赔个新的？”曹云朗好笑地盯着芳芸，等她回话。

这个人是存心要看她出洋相，芳芸对曹二少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分，咬着嘴唇不吭声。

岳敏之笑吟吟地接口：“人要是可以赔得的——芳芸，我上回中意的那位小姐，你把人家气跑了，你岂不是要赔我意中人？”

岳敏之自从南京回来后，在小姐们面前都是规规矩矩的，极少这样油腔滑调。芳芸嗔怪地瞪了他一眼，旋即想通他是在婉转地向自己表白，羞得连跺几脚，啐道：“岳大哥，你欺负我。”

岳敏之上前一步牵着她的手，笑道：“我几时欺负你了？快把我的意中人赔给我。”

芳芸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推开他跑进卧室。岳敏之直视曹云朗，笑道：“曹兄，你来迟了。”

“岳兄，”曹云朗笑道，“你是在外国长大的，不晓得中国有句话叫



做后发可以先至。”

“芳芸是在外国长大的，”岳敏之压低声音说，“这句话对我们都不顶用。”

曹云朗摊开双手，从容不迫地笑道：“不试试怎么晓得顶用还是不顶用？对了，听说你要办牛奶制品工厂？”

岳敏之笑道：“各项手续都办齐全了。我还和总统府订了合同。以后五年总统府只用我家的炼乳。”

曹云朗嘿嘿笑了几声，说：“家父打算竞选下任总统的。”

岳敏之笑道：“一任总统也不过三年任期，我在美国这些年，美利坚的总统也换了有五六个了。”

话不投机，他两个都沉默下来，岳敏之拿起茶几上的报纸专心致志地看新闻。曹云朗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踱出去敲对门的大门。大太太笑嘻嘻让他进去。黄妈看见对面把门掩起来，连忙把大门关起来，去敲芳芸卧室的门：“九小姐，曹二公子走了。”

芳芸两颊红得好像过年时大头娃娃的脸蛋，问：“岳大哥呢？”

岳敏之放下报纸，笑道：“我还在这里。”

芳芸看着他，许久，笑问：“岳大哥，是真的吗？”

岳敏之罕有地涨红了脸，回答：“我是认真的，只是……你还小……你别慌，我们……我们现在这样子就蛮好，你说呢？”

芳芸点点头，没有讲话。岳敏之握住她的手，轻轻捏了一下，笑道：“这位曹公子，要不然还是我替你……”

“不，我自己来和他讲。”芳芸微微皱起眉头，道，“这是我的事，理当由我本人和他讲。”

岳敏之微微点头，照旧看报。芳芸想了一想，推开门到大太太家，笑道：“我有些事要寻曹二少讲。”

曹云朗原本紧皱的眉头立刻好像被烫斗刚烫过的长衫一样舒展。他笑着对大太太说：“我带芳芸出去走走吧。”

大太太亲切地说：“去吧，天气这样好，带芳芸出去玩玩。”

曹云朗伸出胳膊去扶芳芸，芳芸轻巧地让开半步，笑道：“曹二少也

太小心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曹云朗笑道：“一会儿喜欢一会儿又闹别扭。我看你就是个孩子。”

芳芸抢在他前头出门，走到楼梯间，不朝下走，反而向楼顶走去。曹云朗不紧不慢地跟在芳芸后面来到楼顶的天台。

天台上并没有第三个人。芳芸直截了当地说：“曹二少，你几次帮我打发了我讨厌的人，多谢你。”

曹云朗笑道：“应该的。”

芳芸笑道：“虽然我顶不喜欢我们姨奶奶。俗话说，清官……”

“清官难断家务事。”曹云朗笑着接道，“你是怕令尊不高兴？傻孩子，你们家姨奶奶那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你越待她客气，她越不晓得自己有几斤几两。”

芳芸受不了曹云朗用这样亲昵的语气和她讲话，退后一步笑道：“曹二少，我们姨奶奶是什么样的人，是我爹要操心的事，与曹二少，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我是晚辈，管不着也不想管。曹二少呢？”

曹云朗笑眯眯道：“我管得了也愿意管，只要你乐意，我就管到底。”

“我不乐意。”芳芸板起面孔，“曹二少，这是俞家的家务事。我想不只我，就是我爹也不乐意让别人管。”

“你不喜欢，我不管就是了。”曹云朗笑道，“莫皱眉，那样不好看。”

曹二少的亲近让芳芸觉得背后发冷，她强笑道：“曹二少，我没有旁的事了，再会。”

芳芸下楼，曹云朗就跟着下楼。芳芸回家，曹云朗就跟着她回家。芳芸进了厨房。曹云朗就笑眯眯地掏出香烟让岳敏之。

岳敏之笑道：“我不抽了。你自己抽吧。”

曹云朗把香烟收回去，笑问：“今朝吃什么，还吃饺子？”

芳芸在厨房里，一声都不吭。岳敏之就晓得她方才和曹二公子的谈判失败了。芳芸既然不肯让他插手，他也答应了。那自然是能管的。岳敏之站起来，笑道：“今天芳芸请我吃饭，做的几样家常小菜，只怕入不了曹兄的法眼。”

曹云朗道：“只要是芳芸做的，都是好的。”



“咣当”一声，厨房里跌碎一个碗。曹云朗大笑着重复：“只要是九小姐喜欢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

这一回除了“咣当”跌碎碗的响声，还有锅铲撞到锅底的声音。黄伯骇得满面通红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黄妈捧着一壶茶送到客厅里，说：“我们小姐说有些不舒服，请两位公子回家吃饭去。”

岳敏之马上站起来，说：“我走了。”夹着皮包就先出门走了。曹云朗目送他出门，在沙发上稳坐若泰山。黄妈顽固地站在沙发边，笑道：“我们小姐说有些不舒服，请曹公子回家吃饭。”

“好，我回家去。”曹云朗笑道，“我到家再给你们小姐打电话。”

黄妈关上门，松了一口气，说：“方才阿拉很怕岳先生会和曹二公子打起来。”

黄伯瞪了她一眼，说：“岳先生是文明人，怎么会和人打架。”

“曹二公子也是斯斯文文的人呀。”黄妈笑道，“我看他待我们下人都蛮客气，他为人一定坏不到哪里去，九小姐，你说是不是？”

一直在出神的芳芸“啊”了一声才反应过来，她恼道：“黄妈，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曹二公子。他要和你打听什么话，也不许和他讲半个字。”

“晓得了晓得了。”黄妈笑道，“不晓得颜姨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颜如玉的晕倒，一半是真被吓坏了，一半也是装的。她只说她晕倒，依着芳芸不喜欢也要做表面文章的习惯，必定要把这件事压下去。岂料芳芸连面都没有露一下。颜如玉越想越生气，索性装病睡在床上不起来。

俞忆白在南京住着，隔三差五打电话回家，都是儿子接的电话。他问及颜如玉，谨诚照着母亲的吩咐说：“妈是受了九姐的气，气病了的。”

俞忆白不悦地挂断电话，对婉芳说：“教师也找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家吧。”

婉芳在这里住着，上不用在婆婆面前立规矩，不用管家务应酬太太们，她只住了小半个月就又胖了一圈。虽然在婉芳心里南京样样都比上海好，可是小毛头还丢在上海，她每天都想儿子，俞忆白说要回家她却是巴不得的，连忙收拾衣箱回上海。

颜如玉一见俞忆白，就嘤嘤哭起来。俞忆白和婉芳在南京住着，婉芳温婉顺从，事事都以他为先，称心如意得很。甫一到家颜如玉就哭哭啼啼，他就有些不耐烦，道：“你哭什么？”

“忆白，我前几天去喊芳芸回家。谁知她和一群不三不四的公子哥儿鬼混。我看过眼说她两句，她就喊保镖拿枪比着我和凤笙，还朝我开枪！”

俞忆白皱眉道：“芳芸是我女儿，我还能不晓得她的性情？你说什么不好，偏要拿女儿的名声来闹？颜如玉，你是存心和女儿过不去吗？”

颜如玉愣了一下，“哇”地哭出声来。俞忆白从南京带回来的好心情一下子消磨得一干二净。他喝道：“哭什么？我看你的心是野了，你不想在俞家老实待着，走就是，没有人拦你！”

“忆白，你嫌我了？你讨厌我了？”颜如玉放下擦眼泪的手帕，冷笑着说，“我走！谨诚，你过来说，你是留在樱桃街和你爹一起，还是跟妈妈一起搬走？”

谨诚迟疑的看母亲，道：“我不要走，樱桃街有爹，有太太，还有小弟弟。”

婉芳拿着两大包礼物走进颜如玉的卧室，微笑着冲谨诚招手：“来，看太太给你带什么了。”

谨诚摇摇头，道：“太太，我不要礼物，你不要赶我和我妈走，好不好？”

婉芳手里的两盒礼物都跌到地板上。俞忆白瞪了她一眼，她涨红了脸问：“谨诚，你听哪个胡说的。”

谨诚的眼神游移而且闪烁，然转来转去都在颜如玉的身上。婉芳冷笑着哼了一声，说：“忆白，我可不愿意替你管教你的姨太太。”她说完狠狠回瞪俞忆白一眼，怒气冲冲地出去。

俞忆白等她走了，才冷笑着对颜如玉说：“你不是喜欢动不动就要带谨诚闹离家出走？芳芸就是被你带坏的！你还赖在床上干什么，走呀。”

颜如玉冷笑一声，道：“忆白，你要我走，不要后悔。儿子姓俞，我自然不能把他从你这里带走。我一个人走！”她爬起来换了一件衣服，空着手大步下楼。俞忆白紧紧扣住谨诚的手，不让儿子动。

俞忆白先想把颜如玉喊回来，再一想，喊回来又待如何？颜如玉的名声



已经很不好，这个姨太太没有比有要省心，倒不如假戏真做，就此和她一刀两断。

俞忆白考虑好了，慢慢哄谨诚说：“你外婆病了，你妈妈是怕我不同意她回去，才和我闹的。她回美国看外婆，候外婆病好了就要回家的。”

颜如玉有了有钱的兄弟当靠山，早就不想退让做小，她拿定主意这一回一定要闹到俞忆白给她一个平妻的身份才肯回俞家，沉住气在丘凤笙的新公馆里住着。这一天丘凤笙的老朋友阮梅溪来丘公馆玩，看见颜如玉坐在一边皱着眉头，关切地问她：“淑玉姐，你怎么了？”

“想谨诚了。”颜如玉笑道，“这个孩子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和我分开过，我很是担心他呢。”

阮梅溪想了一想，笑道：“淑玉姐和姐夫吵架了？我倒是有个法子，又能让淑玉姐出口气，又能把谨诚带来和淑玉姐一块住着。”

颜如玉问他：“是什么好法子？”

阮梅溪笑道：“说出来就不灵了。淑玉姐等着吧。我去找朋友帮忙。”他想出来的好法子，总而概之两个字，就是绑票，又能把谨诚从俞家抢出来送回母亲身边，又能敲俞家一笔款子，于他实在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阮梅溪寻到两个小流氓，给他们几十块钱和一张谨诚的相片，叫他们去西童小学把照片上的孩子带到丘公馆，许诺事成之后再谢他们两百元钱。

两个小流氓平常穷得叮当响，突然手里有了钱，花起来很是大方。他们的对头，一个绰号王老虎的看在眼里，就盯上了他们。

一天中午放学，两个小流氓看准机会把谨诚从黄包车上抢来，还没有扛出半里，王老虎就带着手下的兄弟们把他们围住一顿好打。王老虎看见谨诚身上从里到外都是极好的料子，问得孩子是樱桃街俞家的，大喜，写了一封信叫人送到樱桃街，要俞家拿十万现大银赎人。

俞忆白等不到儿子回家，却收到一封信，展开一看气得浑身哆嗦，把信纸拍到婉芳面前，说：“你看，你不亲自接送，孩子出事了。”

婉芳平白被说委屈得很，她飞快地看过信，被十万现大洋的数字吓了一跳，定了定神，才道：“我给我大哥打电话去，看他可能帮得上忙，好不好？”



第四十六章
肉票（上）

胡大舅听说谨诚被绑票，绑匪索要十万现大洋的赎金，笑得差点拿不住听筒：“这是你们家姨太太的新花招？这个时候才想卷一笔钱走路，迟了。你们拖一两天，我找人打听去，看是谁帮她在太岁头上动土。”

俞忆白当初暂时交给婉芳保管的财物加起来确实也将近十万。十万这个数目实在有些蹊跷，婉芳觉得哥哥说得不错，这肯定是颜如玉想挖钱。她挂断电话，对坐在一边生气的俞忆白说：“我大哥找人打听去了，叫咱们想法子拖一两天。”

俞忆白瞪了她一眼，道：“这是能拖的事？”

好心帮忙在他眼里居然成了托词，婉芳恼火极了，一言不发地跑回楼上卧室，把贵重首饰和她的存折一股脑都装进手提包里，然后一手挎着包，一手搂着小毛头出门。奶妈一路拦都拦不住。

俞忆白也正在气头上，偏不肯去追。婉芳虽然是赌气，其实心里还是想他追上来赔不是的。黄包车都走出樱桃街老远，她还不停地回头看樱桃街那边。奶妈抱着小毛头，陪着小心问：“三太太，我们去哪里？”

这样子回娘家必定要挨骂，就是去大姐那里，大姐也要讲她是多管闲事自己找气。只有芳芸那里现在没有人，可以去得，婉芳想好了就吩咐车



夫到祥云公寓。

黄妈看见婉芳脸色那样难看，不敢就问她是什么缘故，借口到老虎灶买开水，到巷口杂货铺借电话打到中西女中和芳芸讲。

芳芸想了一想，说：“不晓得是什么事……三太太要是没有喊我的意思，你就先不要来接我。她要是明讲找我，再来。”

黄妈得了指示，回来一言不发服侍。小毛头困了，被奶妈抱到客房睡觉。婉芳独自坐在沙发上发呆。傍晚的风吹动窗帘，落日的余晖洒进客厅，一个像框反射着亮光。婉芳走过去看，是一个小小的银像框，里面嵌着一帧有些发黄的相片，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年轻男人穿着长袍马褂端坐在一张沙发上，嘴角抿得紧紧的，神情拘谨，正是俞忆白年轻的时候。年轻的妇人穿着背带工装长裤，额上勒着一个蝴蝶结，活泼地笑着，抱着洋娃娃似的小女孩坐在沙发扶手上。芳芸高兴的时候就是那样的神情，婉芳晓得这就是孔氏月宜了，她轻轻把相框放回桌上，叹了一口气，对恭恭敬敬垂手站在一边的黄伯说：“请九小姐回来吧。”

黄伯打电话过去，过了一个钟头芳芸就带着伊万回来。芳芸看见丢在沙发上那个鼓囊囊的手提包，惊奇地问：“太太，这是怎么了？”

婉芳很不快活地说：“谨诚被绑票了……你爹爹冲我发脾气，怪我不接谨诚放学，你大舅说要拖一两天去打听消息，他又说这不是拖的事情……什么事只要碰到谨诚头上，他都要怪我。”

芳芸倒了一杯茶送给她，候她安静下来，问：“谨诚怎么会被绑票？会不会是姨奶奶接走了？”

婉芳慢慢吃了几口茶平复心情，才说：“我猜也是这样子。你爹从前不是把钱给我管过一阵子？就是十万块。现在绑匪就要十万现大洋的赎金！”

芳芸默默在心里算了算，估计俞忆白已经拿不出十万赎金，问婉芳：“那现在怎么办？”

“我不管了。”婉芳把茶杯放回茶几，抱着胳膊靠到沙发椅背上，气鼓鼓地说，“我在你这里住几天，哪里也不去。”